



伯罗奔尼撒 战争史

[古希腊] 修昔底德 著
何元国 翻译 编注

ΘΟΥΚΥΔΙΔΟΥ
ΙΣΤΟΡΙΑ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伯罗奔尼撒 战争史

[古希腊] 修昔底德 著
何元国 翻译 编注

ΘΟΥΚΥΔΙΔΟΥ
ΙΣΤΟΡΙΑ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何元国翻译、编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203-1486-2

I. ①伯… II. ①修…②何… III. ①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史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926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44.75
字数 733 千字
定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42 年古希腊文版译出

即牛津古典文本 (Oxford Classical Texts) 中的 *Thucydidis Historiae*;

Henricus Stuart Jones, Johannes Enoch Powell, *Thucydidis Historia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rinted 1900, reprinted with emended and augmented apparatus criticus 1942

图例

人文景物

- 定居点
- ⚓ 要塞
- ⛪ 神庙
- ✳ 战场
- ✳ 其他地点
- ⚓ 停泊地点
- 道路
- ▬ 防御墙

▬ 城区
(较大规模)

↖ 地区边界或范围 (大约)



自然景物

- ⚓ 山脉; 山区
- ⚓ 悬崖
- ~ 河流
- ⚓ 古典时期的水面 (大约)
- ↖ 沼泽

译 序

尽管希罗多德享有“历史之父”的美名，但是，古希腊史学成就最大者当推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 Thucydides）。修昔底德之于历史学，犹荷马之于史诗，德摩斯梯尼之于雄辩术，柏拉图之于哲学。

然而，人们对其生平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了解来自他本人的大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零星记载^①。他是雅典人，生于公元前460—前455年之间，卒于战争结束（前404年）后不久^②。他出生贵族，父亲名俄罗洛斯（Όλορος, Oloros）。据学者考证，色雷斯地区一位部落王也叫这个名字，他的一个女儿与弥尔提阿得斯^③结婚，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生了修昔底德的父亲，所以弥尔提阿得斯是修昔底德的曾外祖父^④。弥尔提阿得斯还有一个儿子喀蒙^⑤，算起来应是修昔底德的舅爷爷。大约前516年，弥尔提阿得斯做色雷斯的刻耳索涅索斯（位于今达达尼尔海峡的西岸）的僭主，估计他在色雷斯的活动引起了色雷斯国王俄罗洛斯的注意，所以把女儿嫁给他。这也可以解释何以修昔底德的家族在色雷斯

① 在“牛津本”（见下文）中，编者在修昔底德的正文前编有两篇关于其生平的文章，其中一篇的作者是 Μαρκελλίνος (Marcellinus)，题目是《Μαρκελλίνος论修昔底德的生平和其演说词的形式——选自对修昔底德作品的笺注》（题目显然是编者加的），文章很长。但此人大约生活于公元6世纪，离修昔底德的时代差不多上千年，他写的这些如果没有佐证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另有一篇无名氏的《修昔底德生平》，大概也是后世笺注者所作，篇幅很短，性质也相似。考虑到这两篇文章价值不大，且第一篇篇幅过长，不宜放进附录，故没有翻译。有兴趣的读者不难在互联网上找到这两篇文章的英译文和对它们的分析评论。

② 有证据表明，文中有段落写于公元前399年以后，见本文的译注（2.100.2）。

③ Μιλτιάδης, Miltiades，又译“米太雅德”等，约前550—前489年，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将军。

④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I, Book IV - V. 2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333.

⑤ Κίμων, Cimon 或 Kimon，又译“西蒙”“客蒙”等，约前510—前450年，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将军。

海岸拥有金矿开采权。因此，修昔底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完全有财力外出旅行，为写作收集材料。前 424 年，他当选为雅典的将军（十将军之一）。雅典人认为他在援救安庇波利斯（Ἀμφίπολις, Amphipolis）时指挥不力，因此将他流放 20 年。这给了他调查和写作的闲暇。

修昔底德自己说，他在战争一开始就动手记载，而且还看到了战争的结局。不幸的是，很可能由于作者的亡故，这部著作写到前 411 年秋突然中断。整个战争的历史自此残缺不全，我们期待中的作者的最后总结也永远看不到了。其后续者既无其才华，又没有对事件的亲身观察和体验。这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后世学者将这部书分为 8 卷，第 1 卷至第 5 卷的第 24 章写的是战争的头 10 年（前 431—前 421 年），也称“阿耳喀达摩斯战争”^①（Archidamian War）。第 5 卷余下的部分写的是“尼喀阿斯的和平”^②（Peace of Nicias），一个不稳定的休战时期（前 421—前 415 年）。第 6 卷和第 7 卷写远征西西里。第 8 卷写拉刻代蒙人占领阿提卡的得刻勒亚要塞（前 413 年）之后的历史，又称“得刻勒亚战争”（Deceleian War），或者“伊俄尼亚战争”（Ionian War）。因为大部分战事发生在小亚伊俄尼亚地区附近的东部地中海。可惜的是，战争的最后阶段只写了一小部分便戛然而止。

这部伟大的著作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其自身还是一部史学名著；同时，它还包含军事、伦理、政治和哲学等方面的深刻智慧，除了史学家之外，历来还受到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其他有识之士的重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因此，自古以来研究者代不乏人。从抄本的考证、文本的校勘，到翻译、注释，再到内容的考证和研究、作者的思想及其来源，还有写作风格和全书的撰著（composition）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有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名作佳构。在西方古典学界，已经形成了一门学问——“修昔底德研究”（Thucydidean Studies/Scholarship）。关于此研究的详情，需要专门的论著加以总结，绝非这篇译序所能胜任^③。

① Ἀρχίδαμος, Archidamus, 即斯巴达王阿耳喀达摩斯二世（约前 476—前 427 年）。

② Νικίας, Nicias 或 Nikias, 约前 470—前 413 年，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将军。他参与了与拉刻代蒙人的和谈，并作为代表之一签订了该和约。

③ 如果读者想找一篇新的、简要而又全面的导读，可以参阅罗兹（P. J. Rhodes）2015 年出版的小册子《修昔底德》（P. J. Rhodes, *Thucydide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既然是译序，这里就专门谈一谈翻译的问题。

第一，翻译的底本。

修昔底德本人的手稿早已亡佚，现存的都是传抄本。经过校勘整理，西方学者出版了几个完善的文本。其中琼斯和鲍威尔校勘整理的本子^①使用最广泛，它被编入所谓“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译者以它（1942年的修订本）作为翻译的底本。为了方便，下文简称“牛津本”。著名的古典研究网站 Perseus Digital Library（www.perseus.tufts.edu）就用此文本。

到目前为止，阿尔伯蒂（Ioannes Baptista Alberti）校勘的本子最新^②，霍恩布洛尔（见下文）对它评价也最高^③，但是本文没有以它为翻译的底本，仅在翻译过程中偶尔核对一下。原因如下：第一，它与“牛津本”的差别微小，霍恩布洛尔说它最好，主要是从校勘的角度而言，而校勘和翻译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第二，凡是各校勘本有歧异的地方，戈姆和霍恩布洛尔的《评注》（详下文）都详细解释，甚至提出跟所有的校勘本都不相同的看法，因此，只要对这些地方作出注解就行了。第三，此本国目前还几乎没有收藏，不利于读者对照阅读。

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如：“狄翁人夺取了位于阿克忒半岛的、在阿托斯山上的雅典人的盟邦堤索斯”（5.35.1），原文是“Θυσσὸν τὴν ἐν τῇ Ἄθῳ Ἀκτῇ Διῆς εἶλον”^④，这句话中的“Ἄθῳ”，各抄本本来如此，“牛津本”照写。但这个词拼写明显有误，希腊语中没这个单词，它应该是“Ἀθῶς”的与格“Ἀθῶιδι”。阿尔伯蒂的本子就改作“Ἀθῶιδι”^⑤。但是，这对翻译却没什么影响，不管校勘本写作什么，我们只能译成“阿托斯”（山名）。再如：“（他无权）领兵离开敌人的土地”（5.63.4），原文本作“ἀπάγειν στρατιὰν ἐκ τῆς πόλεως”（“领兵出城”）。“牛津本”和阿尔伯

① Henricus Stuart Jones, Johannes Enoch Powell, *Thucydides Historia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rinted 1900. Reprinted with emended and augmented apparatus criticus 1942.

② I. B. Alberti, *Thucydides Historiae*, Romae: Typis Officinae Polygraphicae, Vol. I, 1972; Vol. II, 1992; Vol. III, 2000.

③ Simon Hornblower, Review: “The Best Available Text of Thucydides”,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ies, Vol. 52, No. 2 (2002), pp. 238–240.

④ 霍氏认为应作“Θύσσον ἐν τῇ Ἄθῳ Ἀκτῇ Διῆς εἶλον”。见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II, 2008, p. 82.

⑤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II, 2008, p. 82.

蒂的本子都是如此。但是，有学者认为这句中的“πόλεως(属格，“城邦”)”应作“πολεμίας”(属格，“敌人的土地”)。理由是，从词义上说，“ἐξάγειν”(现在时不定式)是“领……外出”；“ἀπάγειν”则是“从某地领走……”；从史实上说，拉刻代蒙人对其国王阿癸斯擅自从战场撤出军队的行为大为恼怒，认为他坐失歼敌良机。于是挑选出10位斯巴达人当他的顾问，没有他们的同意，他无权领兵离开敌人的土地^①。如果这里翻译成“无权领兵出城”就费解了。这一校勘非常精彩，霍恩布洛尔表示赞同，本译文从其议，并出注予以说明。

相对来说，国内收藏最多的是“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本子^②。该本选取赫德(Carolus Hude)的校勘本，下文简称“洛布本”。“牛津本”和“洛布本”总的来说差别不大，但也有一些区别：第一，“牛津本”只有原文和校勘记(置于每页底端)；“洛布本”除原文外还有英译(Charles Forster Smith 翻译)、少量校勘记以及注释。第二，两者在所谓“章”和“节”(详下文)的划分上有许多不同。如果读者手头只有“洛布本”，就会发现本译文的“章”和“节”有些与“洛布本”对不上。第三，两者在少量词句上也有差别。这里想指出的是，根据译者的体会，“牛津本”确实要强于“洛布本”。

在文本内容方面，“牛津本”有三种括号：圆括号(“()”)、方括号(“[]”)和尖括号(“< >”)。圆括号里的内容是各抄本都有的文字，由于是解释性的，所以校勘者加了圆括号；方括号里的内容有些抄本有，有些抄本没有，有的学者主张采用，有的则否，基本上对于原句的理解无大碍；尖括号里的内容各抄本无，是校勘者为使文句意思更显豁，自己加上去的。圆括号本译文全部保留，但是译者自己有时也使用圆括号，这类括号一律加脚注予以说明；方括号一般保留，但是有些像定冠词、小品词之类，不便保留，就不保留；尖括号的内容也依此原则处理。

第二，译文的体例。

西方学者早就将古典著作划分卷、段、句(或句群)，然后加以编号，以方便研究和引用。如“Thuc. 1. 73. 4”，指的是修昔底德著作(他

①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II, 2008, p. 168.

②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1999.

只有这一本著作，故用其名字的简写即可）的第1卷第73章第4节。这里的“章”（Perseus网站上称为“chapter”），其实只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不同于现代学术著作中的“章”；“节”（Perseus网站上称为“section”）往往只是一句话，或者几句话，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也不是现代的“节”。

“牛津本”将“章”“节”编号排在文本一侧的空白处，由于它们的开本不大，一般对于“节”的起讫不会有误解。但是遇到“节”的划分在逗号处，而且碰巧一行之中有两个逗号甚至两个句号，可能会产生误解^①。如何避免呢？同样小开本的法国“比代丛书”（Collection Budé）^②就将节的编号放到文本中去，这样就不会有任何误解了。因此本译文为准确起见，仿照“比代丛书”，将“章”和“节”的编号都放到文本中间。还有一个小问题，“章”的编号，“牛津本”和阿尔伯蒂的校勘本用的都是阿拉伯数字，“洛布本”和“比代丛书”都用罗马数字。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罗马数字小于50还行，大一些就不能一眼看出来了，如“CLXIV（144）”。故本译文全用阿拉伯数字，后面加上圆点。加圆点的目的是防止与“节”的编号混淆。因为有的“章”很短，没有“节”，如第1卷第16章，本译文记作“16.”。“章”“节”编号全用黑体，“节”的编号的字体比“章”的编号字体小一号，且与其后的译文空一格，以便阅读。如第1卷第3章：

3.1 我以为，古时候希腊力量弱小，又有以下明证：特洛伊战争之前，希腊未曾共举何事。2 似乎，整个地区还没有全称；但是……经过很长时间这个名称才在所有地区流行开来。3 荷马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彼时尚未之有也。4 这些希腊人……已得舟楫之利。

第三，参考书及其他资源。

古典著作从古到今都有学者研究，注释类的书籍是不能不参考的。在古代，一些传抄者喜欢在抄本页面的空白处笺注，叫作“scholia”，修昔

① 如第7卷第34章的第4、5节中间，即“牛津本”第2卷第161页的第9行就有两个句号。阿尔伯蒂的校勘本也是如此。

② *Thucydide; La Guerre de péloponnèse*, par Jacqueline de Romilly,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Livre I, 1953; Livre II, 1962; Livre III, IV et V, 1967; Livre VI et VII, 1955; Livre VIII, 1972.

底德著作的这类笺注已有学者整理出版^①。现代古典学家做的注叫“notes”。到20世纪,有一种集众说之长、断以己意的详注,叫作“commentary”。可以译成“评注”或者“集解”。这种“评注”,隔一段时期便有人重做,以图吸纳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为修昔底德的著作做“评注”的先有戈姆等人,后有霍恩布洛尔。戈姆等人撰著的五卷本《修昔底德历史评注》分别于1944年、1956年、1956年、1970年、1981年出版。^②霍恩布洛尔的《修昔底德评注》始作于1991年,到2008年全部出齐^③。它们都是学者案头之必备书。其长处很多:第一,吸收了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这对解决翻译的疑难大有裨益;且每引必注出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深入研究。第二,它们都吸收了古代的笺注中有价值的部分,并加以评说,省了译者不少事。第三,对各校勘本的歧异和不通之处,它们都有详细的辨析,也为译者解决了大麻烦。凡这类地方,本译文必加利用,并出注说明^④。总之,这两部评注是译者最为倚重的。为求行文简便,译文简称“戈姆《评注》”(实际上,后两卷并非戈姆一人所作)和“霍氏《评注》”。

至于现代古典学家做的“notes”,译者手头没有纸质本,幸好,Perseus Digital Library上有。作者有莫里斯(Charles D. Morris)、马钱特(E. C. Marchant)、格雷夫斯(C. E. Graves)、福勒(Harold North Fowler)、塔克(T. G. Tucker)等人,基本上每卷都有两位学者的“notes”。这些“notes”年代较早,在史实的考证方面比较落后,但是它们比较注重句子的语法疏解,而戈姆和霍氏的评注是完全不讲语法的。译文在引用时,只标注其名,如“莫里斯的注”“马钱特的注”,读者可以上网到相关的卷、章、节核实。

顺便要说的是,Perseus Digital Library网站内容极为丰富,功能极为强大。比如它为每一部古典著作提供一种或多种英译本;为几乎每一部古

① Carolus Hude ed., *Scholia in Thucydidem*, New York: Arno Press, 1973.

② 译者参考的版本或重印本如下: 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eprinted in 1959; Vol. II, 1962; Vol. III, Reprinted in 1962; 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Vol. IV, Reprinted in 1978; 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Vol. V, Book 8, 1981.

③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 Book I -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Vol. II, Book IV - V. 24, 1996; Vol. III, Book 5. 15 - 8. 109, 2008.

④ 也有少数地方比较琐碎,没有注明。

典文本的每一个单词做了链接,介绍该词的“原形”^①,统计了使用的频率,提供词典释义^②。但是,有些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以及部分其他词汇,它不提供链接。遇到这种情况,译者还参考了其他工具书和网络资源。这是网络时代提供的便利,学者应该善加利用才是。说实在的,没有它的帮助,译者的工作量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能不能坚持下来都很难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提供的“原形”有许多是错误的。如动词“ἀφίστημι”在原文中的各种变位形式,它都将其“原形”误作“ἀφίστημι”。遇到这种情况,还必须查阅其他工具书^③。

英译本的参考问题。笔者参考的有4种英译本:“洛布本”中的史密斯(Charles F. Smith)的译本(本译文简称“史密斯译本”,因该本是古希腊语与英文对照,故不注页码,读者可以自行核对);克劳利(Richard Crawley)的译本^④;哈蒙德(Martin Hammond)的译本^⑤;再就是Perseus Digital Library上乔伊特(Benjamin Jowett)的译本(1881年)。4个译本各有所长,史密斯似乎喜欢直译,拘谨一些;克劳利的译本文笔较好;哈蒙德的译本吸收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乔伊特是英国古典学家,曾翻译了《柏拉图全集》。其译文喜意译,简洁明了。霍恩布洛尔在其《评注》中,为每个评说的单词、句子等配上的译文,就是以乔伊特的译文为底本,然后加以修改的。

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译文的最后修改阶段,还参考了罗兹(P. J. Rhodes)为修昔底德著作第一、二、三卷分别作的《评注》(简称“罗兹

① 古希腊文的单词没有英语式的“原形”。在词典上,一般动词标注现在时的单数第一人称形式;名词、形容词一般标注主格单数形式。这里姑且把这些叫作“原形”。小品词、副词和介词没有时态和格的变化。

② 有“LSJ”“Middle Liddell”“Slater”和“Autenrieth”四种。其中“LSJ”和“Middle Liddell”分别指利德尔、斯科特、琼斯(H. G. Liddell, R. Scott, H. S. Jones)等学者编写的《希英词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的大型本、中型本;“Slater”指William J. Slater编写的《品达词典》(*Lexicon to Pindar*, Berlin: De Gruyter, 1969);“Autenrieth”指Georg Autenrieth编写的《中学和大学用荷马词典》(*A Homeric Dictionary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91)。本译文多参考第一种。

③ 如Peter Stork, *Index of Verb Forms in Thucydides*, Leiden: Brill, 2008。

④ 译者用的是其译文的最新修改版,见Robert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8。

⑤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 by Martin Hamm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修昔底德第×卷评注》”)^①，卡特赖特 (David Cartwright) 所作的《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简称“卡特赖特《评注》”)^②，拉斯坦 (J. S. Rusten) 为修昔底德著作第二卷所作的《评注》^③，以及迈诺特 (Jeremy Mynott) 的译本^④。

第四，翻译的原则。

译者把准确放在首位，即“信”，其次才是“达”和“雅”。凡有与汉语语法结构近似的表达，或者文句的思维结构类似的表达，就直译。但是，这样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古希腊语与英语、汉语在语法上有很大的差异，许多地方是不能直译的。若硬译，要么啰啰唆唆，要么令人费解。翻译的准确应体现在原文与译文的意义对等上，因此在意译的时候，一要大胆，二要心细。所谓大胆是说，吃透了原文的意思，汉语表达又有把握，就大胆译，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语法构造，或者被个别词纠缠住。所谓心细是说，译文在意义上一定要与原文对等，有时候译者想到的汉译很达意，但是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用上去会误导读者，只能忍痛割爱。不过，凡是意译的地方，都是见仁见智的。为谨慎起见，少数意译与直译表面上悬殊的地方，译者以脚注的形式提供了直译。“达”和“雅”在“信”的前提下也是应该追求的。修昔底德善于用词，其文笔之美引起后世许多人仿效，如果表达不出来，译者是难辞其咎的。

翻译工作可以分为两个过程——理解与表达。古希腊文是一门相当难的古代语言，语法规则繁多，这也罢了。更要命的是越是常用词，其变化越不依照规则，几乎个个特殊，普通词典还对付不了。拿动词来说，字典上收录的词一般都是现在时第一人称，而我们在具体语境遇到的很少是这样原封不动的，都是变化了的形式。如果记不住其变化，一个词难住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时间恐怕很正常（这时候利用 Perseus 网站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名词和形容词要变格，难度也不小。容易对付的是副词（不

① P. J. Rhodes, *Thucydides History I*, Oxford: Oxbow Books, 2014; *Thucydides History II*,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88; *Thucydides History III*,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94.

② David Cartwright,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A Companion to Rex Warner's Penguin Transl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③ J. S. Rusten,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Book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Jeremy Mynott,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过，是修饰临近的动词还是全句？有时引发歧义）。小品词不变格，也没有时态语态的变化，但在句子中俯拾即是，表达微妙的语气、情感上细微的差别，有时让人难以捉摸。还有关系代词以及关系代词的某些格的单独用法，如“οὗ”“ἧ”“ὅ”等。至于句法方面，虚拟语气较难处理，带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否定句难对付。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现存的抄本在漫长的岁月里，辗转传抄，累积了一些的舛讹、衍文等，校勘者虽尽其能事，有一些句子依然费解。总之，理解不易。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修昔底德的著作的难度在古希腊文经典中是出了名的，尤其是里面的演说词和作者的议论。修昔底德爱用抽象词，用带定冠词的形容词、分词做名词，上下文之间个别词的指代不明显，或者有省略，需要反复琢磨才能弄明白。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很喜欢使用所谓的“对偶句”（antithesis）^①。许多学者都分析过，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1卷有一篇科林斯的代表在斯巴达的发言，意在怂恿拉刻代蒙人与雅典开战，其中有这样一句：

拉刻代蒙人啊，希腊人中只有你们事事无为，面对他人的进逼，你们不是用实力而是用犹豫不决来保卫自己。（1.69.4）

后半句原文是这样的：“οὐ τῇ δυνάμει τινά, ἀλλὰ τῇ μελλήσει ἀμυνόμενοι”。其中“τῇ δυνάμει”（与格）的主格的意思是“能力”“实力”“武力”等；“τῇ μελλήσει”（与格）的主格的意思是“在心中盘算”“欲做未做”“迟疑不决”等。它们都是抽象名词、阴性、与格、单数，甚至都有三个音节，差别在音长，前者为“短—短—长”，后者“长—长—长”。这就是一个对偶，作者的用意是拉刻代蒙人拥有强大的实力却犹豫不决，实在不可理喻，以此来刺激对方。翻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将这种带挖苦的语气表达出来，译者考虑到后者的音较长，故译为“犹豫不决”，比前者“实力”多出了两个字。

这种对偶句在修昔底德著作中是比较多的，早就引起了西方古典学家

^① 这个词本身源自古希腊文“ἀντίθεσις”，“ἀντι-”是前缀，“与……相对”；“θεσις”源自动词“τίθημι”，名词，“安放”“放置”。直译是“成对放置”，用在修辞上就是“对立句”“对比句”等意思。相当于汉语的“对偶”“对仗”“骈词俪句”等。

的注意。上面这个例子美国学者帕里（Adam Milman Parry）分析过^①，下面再举一例：

因为，审慎的人若没受侵害，就安静自守；勇敢的人一旦受到侵害，就断然弃和而战，战事顺遂之时却又能弃战而和。这样的人不会由于战争中的顺利而忘乎所以；也不会由于贪图和平的安宁而忍受侵害。（1. 120. 3）

原文是：

ἀνδρῶν γὰρ σωφρόνων μὲν ἐστίν, εἰ μὴ ἀδικοῖντο, ἡσυχάζειν,
ἀγαθῶν δὲ ἀδικουμένους ἐκ μὲν εἰρήνης πολεμεῖν, εὖ δὲ παρασχὼν ἐκ
πολέμου πάλιν ξυμβῆναι, καὶ μήτε τῇ κατὰ πόλεμον εὐτυχίᾳ ἐπαί-
ρεσθαι μήτε τῷ ἡσυχῶ τῆς εἰρήνης ἡδόμενον ἀδικεῖσθαι.

凡是对偶，译者都加上了相同的下画线，全句没有对上的词反而不多。原文很有气势，朗朗上口，说服力强，那么译文也应该达到这个效果。

说到翻译此类对偶句，我们比起英译者要有优势得多。汉字由于其方块字形、单音和四声等特性，特别容易构成对偶，甚至是无字不对的、极为工整的对仗句。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丽辞”“偶词”，或者“骈语俪词”。这类句子俯拾即是。如“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又如“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文公十八年》）

但是在古希腊文中，一句话中对偶词过多，就会破坏句子的正常结构。修昔底德过于偏爱对偶句，故有的学者指责其书中的演说词矫揉造

^① A. Parry, "Thucydides' Use of Abstract Language", *Yale French Studies*, No. 45, 1970, p. 7.

作，晦涩难懂，恐怕这是原因之一^①。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些演说词很多恐怕不是演说者的原话，而是经过了浓缩，述其大意^②。

上面谈了理解的问题，下面来看表达。我们是用自己的母语来翻译，表达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其实不然。本译文特别注意发挥汉语的字词的表达能力。例如，“δυνάμις”一词，本义是“个人的力量”“体力”“能力”“权力”等，引申为“兵力”“财力”“物力”“才力”“（钱币的）价值”等。译者有这样的翻译：

“土地富饶者则力强，力强则内乱作，内乱作则败亡，且易遭他族图谋。”（1.2.4）这句中的“力”原文是“αἱ δυνάμεις”，是“δυνάμις”的复数，可以指“财力”“武力”“势力”等，这里的意思是土地富饶的地方人口繁盛，势力就大。但原文只有一个词，故译者用了一个模糊的“力”，读者完全可以推想。整句用浅近文言译出，效果不错。

“古时候，有个雅典人库隆，是一个奥林匹克竞技会优胜者。他孔武有力，出身贵族。”（1.126.3）这句中的“孔武有力”原文是“δυνατός”，是形容词，与“δυνάμις”同源，用的是本义^③，指人体力强健。

“希腊其他地区的豪族为战乱所驱，逃往雅典，把它当作避难的坚固之所。”（1.2.6）这句中的“豪族”原文是“οἱ δυνατώτατοι”，是“δυνατός”的最高级、复数，直译“最强大的人们”。“豪”的本义就是“才能、力量、德望出众的人”，考虑到当时希腊人以族为单位迁徙，所以译为“豪族”。

“古时候，希腊人和居住于大陆之海滨以及海岛的蛮族，由于舟楫往来渐多，为豪杰所率，转为海盗。”（1.5.1）这句中的“豪杰”原文是“ἀνδρῶν οὐ τῶν ἀδυνατωτάτων”，“ἀδυνατωτάτων”是“δυνατώτατοι”的反义词、属格，但是前面加了一个否定词“οὐ”（“不”）。故直译为“不是不最强大的人”，这些人（“ἀνδρῶν”）不是“族”，类似中国古代打家劫舍的好汉，且下文说当时的社会风尚不以海盗营生为耻，故译成

① 如加拿大学者华莱士。见 W. P. Wallace, “Thucydides”, *Phoenix*, Vol. 18, No. 4, 1964, p. 260.

② 约翰·H·芬利指出，就拿伯利克里最长的一篇演说词来说，念起来也只要几分钟，而实际的演说决不会这么短，因此肯定经过了浓缩。见 John H. Finley, Jr., *Thucydid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47, pp. 259 - 260.

③ 有英译者理解成“有势力”（of powerful position），还有英译作“powerful”，既可以指体力强健，又可以指有势力。与这里的汉译有所不同。